

似水流年

寻子大行动

章亚军

儿时特别天真，常常会把自家亲戚拿来在玩伴之中炫耀。那是一个秋日的下午，我和其他四个玩伴正在小河边玩耍，玩着玩着，突然间，我提议大家一起去我大姐家，没想到一呼百应，其他四个玩伴异口同声都说好的。

大姐家少说也有四五里路，我们拿着各自的玩具，我手上握着的是一把木制大刀，他们有的拿着红缨枪，有的握着一把木制驳壳枪。那个年代，不像现在小孩玩的玩具应有尽有，什么奥特曼、变形金刚、遥控汽车、飞机等等，我们小时候的玩具都是自制的，玩的是抗日电影里看来情节。

五个小男孩，连蹦带跳，一路欢歌，直奔我大姐家。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长长的，怕返程回来时不认识路，我们就把草绳插在田埂边的牛粪上，又用路边的石头做记号。到了大姐家，大姐正在自家的院子翻晒稻谷。她一向对人热情好客，一看到我们五个小孩闯了进来，大姐真是高兴煞了，忙完手头的活，特地为我们炒蚕豆、炒番薯糕片，用这些农家特有的零食招待我们这些不速之客。深秋的天黑得特别快，吃完晚饭后，就已经昏天暗地了，大姐就为我们安排好了睡的地方。

这边我们五个小孩排排齐地钻进了大姐家的热被窝了，而那边五个家庭的大人们真是急煞了。天暗下来后，发现自己的孩子还没有回家，就到处找寻起来，这才知道原来附近一共有五个孩子失踪了，而且清一色的都是男孩，年龄都在十岁左右。

都说孩子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。五个小孩的母亲更是哭丧着脸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于是，五户人家结伴开启了寻子大行动。母亲们当然首当其冲，家里的哥哥姐姐也都参与进来。那时社会风气好，拐卖儿童的事都不会去考虑。大人们猜想最大的可能，就是去山上摘野果子迷路了。在那个年代，生活条件普遍不好，应季的水果一年之中是很少吃到的。我们这些小屁孩，就常常结伴到山上去摘野果子解馋，像乌米饭、判楂（舟山方言），这些野果子小时候特别喜欢吃，也经常上山去采摘。乌米饭果子比黄豆小一点，是紫黑色的，吃多了连嘴唇也会变黑的。判楂树一般生长在高山的山石边，形状有点像椭圆形的，成熟后果子是红色的，很诱人，吃到嘴里，酸酸甜甜的味道特别解馋。小时候嘴巴尝过的东西少，分管味觉的舌头也很单纯，所以要求也特别低，山上的野果子成了儿时的珍馐。

一开始，五户家庭就分组到附近的山头去搜寻，一声声呼叫声，传回来的是空旷山谷里幽灵般的回音，始终没有看到五个孩子的身影。在寻找无门又无计可施的无奈之下，大人们就奔到了住在街上的一个盲人那里去算卦。在我的印象中，那位盲人个子高高的，穿着长衫，常常戴着一副黑色墨镜，一手拿了根盲杖，一手提着一面小锣，走两步敲几下小锣，“算命排八字嘞，算命排八字嘞”，似唱非唱的长音走街穿巷叫喊着。附近的人都称他为某某先生。他煞有介事地掐着手指说，五个小孩像猪仔一样好好地都是在一起的，没有走散，叫大人们不用担心。

寻子行动像风一样在左邻右舍中不断扩散。一传二，二传十，最后传到了在大姐家开销店的阿梅阿婆耳朵里。那天下午，阿梅阿婆挑着两只箩筐到总店来配货，半路上正好与我们五个小男孩相遇，阿梅阿婆就把这事告诉正找得走投无路、手足无措的大人们。五个孩子的家长就连夜摸黑直奔我大姐家，见到我们后，大人们个个喜极而泣，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。当即就把我们一个个从大姐家的热被窝中揪了出来，各自背着自家的孩子回了家，寻子风波才算平息了下来。

终究，是我闯下的祸，只怪自己年少太轻狂，给五个家庭的大人们带来了不必要的惊恐与麻烦。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，至今想起来，我仍然深感愧疚。但如果撇开这些不说，说句玩笑话，小时候的我还是有一定组织能力的。遗憾的是，在漫漫人生中，却没有派上什么大用场。

人在旅途

在绍兴遇见东湖

蒲公英

初冬，我在浙江绍兴遇见了东湖。

坐在小小的乌篷船上，船身荡漾在湖水里，湖水清澈见底。艄公在船尾掌舵，乌篷船飞快地在桥洞和山洞中穿过，山、石、桥、亭连同倒影飞快地从眼前过去，令人眼花缭乱。不经意间，我们将手伸出了船舷外，岸边的工作人员和艄公立刻叫嚷起来，“不要把手伸出船外，危险啊！”艄公提醒说，这湖水最深处30多米呢，转弯多，狭道多，沿途裸露的石头很尖锐很锋利。

“坐乌篷，看社戏”是东湖景区的“招牌”。扬帆舫社戏一上演，引来众游人的聚集欣赏，或坐在乌篷船上，或席地而坐，场面热闹非凡。但今日无社戏可看，能看的就是坐在小小的乌篷船上，以奇特的视角近距离观看“二桥”与“三洞”了。

二桥就是“秦桥”和“霞川桥”，三洞指的是“仙桃洞”、“喇叭洞”和“陶公洞”。我们从“秦桥”的马蹄形单孔石拱桥洞中穿过，阳光下，石桥古朴神秘。我们想象着千古一帝始皇帝威风凛凛、神采飞扬的场景，恍如隔世。而后我们来到了“仙桃洞”。仙桃洞，洞在山中，由两个洞组成，洞能通船，洞中有门，厚度不到1尺的石壁中间有一扇宽约2米的石门，呈90度悬挂在山崖边。我们的小小乌篷船在艄公的指挥下，轻巧地穿过石门，石门岩壁上书：“洞五百尺不见底，桃三千年一开花。”不一会，眼前的石壁上出现“空谷回响”四个大字，这是到了“喇叭洞”。据说在喇叭洞的某处地方喊话，声音可以传得很远很远。但还来不及找地方喊话，船就离洞很远了。

艄公说，前面就是“霞川桥”了，电视剧86版《西游记》中“趣经女儿国”的场景就取自于此。同伴轻轻哼起了歌：悄悄问圣僧，女儿美不美……霞川桥据说是由其他地区移建而来。元朝诗人程钜夫《重送戴道士》有诗曰：“霞川随处是，何必武陵溪。”

我们不知道当初移建于此是因何缘故，但此情此景，这“霞川桥”配合这湖水、相伴着“仙桃洞”的传说，竟是如此和谐与完美，仿佛置身于仙界。

“簪笄东湖，凿自人工。壁立千尺，路隘难通。大舟入洞，坐井观空。勿谓湖小，天在其中。”郭沫若这首诗形容的正是游陶公洞之感。绍兴的东湖其实原本并没有湖，据《旧唐书》记载，汉代以前，这里还是一座青石山“簪笄山”。汉代起，人们在此凿山取石，隋朝之时，越国公杨素为修筑长城，大举开山取石，搬走了半座青山，形成了悬崖峭壁和清水塘。我们在惊叹景色优美的同时，更为劳动人民的智慧而赞叹和骄傲。由于周末的缘故，游客众多，艄公告诉我们，此次不能进“陶公洞”游览了。

东湖的景致除了桥、洞、亭之外，尚余众多值得细看细品的地方：如东湖的石刻题匾、东湖的诗文、东湖的书院学堂等。着实处处是景不景，万千景象在其中。

我们流连在美景中，感叹陶潜宣将其作为一个园林进行打造的匠心，“绕门山在东郭门外十里，系石宕旧址，水石奇峭，与吼山仿佛。陶心云先生修治之，称曰‘东湖’。”我突然就膜拜起了他，这一方常人不屑一顾的废弃石宕，陶先生竟将其修建成如此精致的园林艺术，这是何等的气魄和决心。同时，又为他的开放不藏私而折服。

洞在山中，洞中有门，洞中有湖，湖洞相连，湖上有船，桥下有霞。回望绍兴东湖，我眼前仿佛又看到了唐僧师徒坐着一小木船穿过一座石板桥……耳旁仿佛又回响起熟悉的旋律：“鸳鸯双栖双飞，满园春色惹人醉。悄悄问圣僧，女儿美不美，女儿美不美……”

我想绍兴东湖的美，美在其景，更美在他处。下次，我还要再来一趟东湖。

生活滋味

喜宴中的猪油渣萝卜羹

走走停停



在过去，喜宴上有一道无可争议的“明星菜”，那就是猪油渣萝卜羹。这道菜的风头甚至一度盖过了正宴上的其他菜肴，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焦点。老一辈的人们回忆起喜宴上那些令人难忘的美味佳肴时，猪油渣萝卜羹总是能够占据他们记忆中的一席之地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由于猪油渣的制作过程相当繁琐，且产量有限，这道曾经风靡一时的

美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。尽管在喜宴的第一餐中，人们仍然会称其为猪油渣萝卜羹，但曾经的主角——猪油渣萝卜羹，已经变得越来越“稀有”。取而代之的是新兴的美食代表，比如海参粥、羊排、烤鸭等，这些新秀们以其独特的风味和制作的便捷性，赢得了现代喜宴的青睐，成为了新的主角。

就在最近，邻居家阿姨的儿子举行了婚礼，作为邻里之间互相来往的人情礼节，妈妈决定带上我们全家一起去参加这场喜庆的宴会。在宴会上，我们意外地品尝到了一道久违的佳肴——猪油渣萝卜羹。当这道菜被端上桌的那一刻，那些美好的回忆瞬间涌上心头，我迫不及待地夹起了一块猪油渣。只见那猪油渣呈现出微黄色泽，边缘微微卷曲，看起来就让人垂涎欲滴。我小心翼翼地将它送入口中，猪油已经完全被熬干，猪油渣浸透着萝卜的甘甜，吃起来丝毫没有油腻感。趁着菜肴还冒着热气，我忍不住又多夹了几块，一边细细咀嚼，一边情不自禁地向周围的人推荐：“这位厨师的手艺真是了得，这猪油渣萝卜羹的味道简直绝了。”紧随我的话，妈妈也加入了讨论：“是啊，这萝卜羹已经好久没有吃到了，味道确实不错，是我们老底子的味道。”

尽管我并不清楚何时能够再次品尝到这道令人怀念的猪油渣萝卜羹，但这些年，我对猪油渣的怀念未曾减退。我曾经尝试过购买来自温州的猪油渣，试图用它来替代我记忆中那熟悉的味道，但依然觉得猪油渣还是故乡的好。